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漢書六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元瓘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

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

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

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師古曰髆音博

藏書

戾太子傳

戾太子據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其喜為立禱

師古曰謀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使東方朔枚舉作禱祝師古曰祝

祝辭少壯詔受八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

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

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

戾太子

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

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也武帝末衛后

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

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

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

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

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

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

皆坐誅師古曰仇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

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

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

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

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

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

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誅因

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

太子

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

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

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

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

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

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大古九之三 立

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

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

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

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

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

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

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

太子

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

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

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

吏追捕不得也。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

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

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

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

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

太子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
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
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
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
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
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
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孝
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
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
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矣太子

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
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

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

耳師古曰
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尊之命以迫

蹙皇太子師古曰蹙
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

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
與隔同太子進

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

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

立

曰通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

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

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

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搆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

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

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

太子

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

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

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

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顧鈇鉞

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坐刃也音膚以陳其愚志在匡君

安社稷也師古曰正也詩云取彼潛人投畀豺

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音居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日之命

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

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饒州闔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藏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闔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矣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

賣獲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

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

矣太子

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

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

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邗音子張富昌為題侯子孟康曰縣名也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也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

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

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

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縣之東基趾

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

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

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

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葬名也

皇孫

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

太子

冢相次則二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

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

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

祠其議謚

○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

置園邑有司奏

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

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

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文穎曰位冢位

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

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謚法曰謚者行

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

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

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

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

闔鄉邪里聚為戾園

孟康曰闔古闔字從門中是建安中正作問師古曰

是舉目使人也是音許密反闔字本從是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廼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

長

天子

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
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
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
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
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傳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

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符六

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

立子闕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嗚呼小子闕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

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

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

失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齊懷王

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

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

天祿者也厥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

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毋王夫人有寵閔尤

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傳

燕刺王曰賜策曰嗚呼小子曰受茲玄社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

鬻氏虐老獸心以茲姦巧邊眈服虔曰薰鬻南堯時匈奴號也孟

康曰吐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身恭而無仁義也既庶人薰音勳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萬夫長千

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

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

東○劉奉世曰匈奴徙漢北北州以安孟康曰古綏字也巨瓚曰安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妥音他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服虔曰斐薄也師古曰斐

果反

古匪字也毋廼廢備師古曰御宗息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

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

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

王又薨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

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

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

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

太子

王璽書曰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詩西長孫縱之王

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

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

執金吾廣意

師古曰郭廣意

問帝崩所病

師古曰因何病而崩

立

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讀與

祚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

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

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

蘇刺王

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

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

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

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

倍

師古曰斥開也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

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師古曰休美也

請立廟郡國

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

三千萬益封萬二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

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

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

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

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

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

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

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

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

武則王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

邵曰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

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

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

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

和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

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

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

漢嗣而不彼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辭

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

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

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

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友不得立上書請立

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

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

無刺王

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

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

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

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師古曰旄與驅同郎中

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

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節于僭為

之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

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

曰講習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且曰殺義等凡

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

也餅音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

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

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又之且

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

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左將軍上官桀父子

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

燕刺王

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師古曰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

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

曰下音日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

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宋祁曰

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近狎作

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趙氏無炊火

焉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

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

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

也師古曰問音工竟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

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

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

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

燕刺王

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

為典屬國師古曰賈音但今天將軍長史敞無勞為

搜粟都尉師古曰揚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

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

且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

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覽有

詐遂親信光參錯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

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

大令

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
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
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
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
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
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
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
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

燕列下

民趣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正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

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

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

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

不久今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無泉字

廁

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

烏鵲

關死鼠舞殿端門中

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

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

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

人祠葭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

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

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

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

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

此列七

燕倉君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

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

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

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

王憂薙

師古曰薙音蒲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

置酒萬載宮會賓

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

人

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地

華容

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

孟康曰寘音暮髮歷歷掛岸也

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寘也寘音徒千反

骨籍籍兮亡居

師古曰籍籍從橫貌

也居

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

君子獨安居

師古曰置酒之宮地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

坐者

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

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

老虜曹為事當族

師古曰曹輩也

欲自殺左右曰黨

得削國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

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

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

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

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劔推鋒

師古曰樊鄴曹灌搆劔推鋒

從高皇帝嬰菑除害耘鉏海

師古曰菑字

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頭又不理如蓬草羽葆也

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宋祁曰

勤苦至矣然

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
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
曰言若四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
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
之廟乎師古曰古且得書以符爾屬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謝相二千石奉事不
之上醫者也屬音之必也

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
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
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
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
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宋祁曰二十年子嘉
浙本亦作二十九年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去為家人嘉獨以獻

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傳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劉

致曰多一世字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人輕心揚州保疆李音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

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烏呼悉爾心祗祗兢

兢師古曰祗祗敬也兢兢慎也母桐

燕刺王

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

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

鼎師古曰扛舉也音工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

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

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封萬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

廣陵萬王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

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

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觀欲心師古曰觀音莫而楚

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

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不故伏而言吾必令胥為

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

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

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師古曰寤古浸字也寤漸也益也數

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

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

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

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

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

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

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
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陂在
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
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
魚死有鼠畫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
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日祝詛
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

廣陵厲王

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

尉大鴻臚即訊

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胥謝

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

師古曰誠實也

事久遠請歸

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

太子霸及子女董憲等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憲胡生皆

女名。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

趙左君等鼓瑟歌舞

師古曰八子姬妾之有秩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

王自歌曰欲久生方無終長不樂方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 奉天期

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

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

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

喜出入無踪為樂亟韋昭曰踪亦樂也音義宗

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更反亟音丘吏反 高里

召兮郭門闕師古曰高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

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徯役得願庸自代也逝合韻音止列反左右采芣更涕泣

廣陵厲王

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

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

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父

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宋祁曰姚本父作及天

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

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

嗣師古曰共二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

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宋祁曰後立

姚本作復立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

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

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二十三年

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傳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

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

昌邑王

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為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

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

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

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

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

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

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

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

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

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前幹也洒濯也前音子

顛反洒音先禮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

土衛之官粹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

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曰至

昌邑王

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

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疾咽

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

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

外馳道北文穎曰吊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

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

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

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

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
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
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
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
似人而冠方山冠劉氏校本云五行志作無尾若無頭安能冠冠又自頸以下
以人安知其為犬疑此傳誤後見熊宋祁曰浙本後作復左右皆莫見
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

四色王

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仰天嘆

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仰遂仰頭曰臣不

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

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

備師古曰決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諸

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易宜

天言十九

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
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
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
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
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
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
曰已解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於上

師古曰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

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

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

放逐之師古曰詭猶反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

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

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

賜山陽太守張敞爾書曰制詔山陽太守

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

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

之效師古曰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

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

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

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

出入妾有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

家錢取卒列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選漁也

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臣敞數遣丞吏行察

曰以正家錢顧人為卒也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

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

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

疾也音衣短衣大綉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人佳反

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是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也

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

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

大司馬

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

陽廼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

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

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紂師古曰羅

紂其名也紂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

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

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

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

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

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

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

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

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

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史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奏可

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
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
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
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
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
列侯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
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

四十一

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
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
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父為列侯賀曰
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
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
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亦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
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國
之始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

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
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
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
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
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
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
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

昌邑王

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

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庚太子生劉奉世曰按武紀

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庚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自是之後師行

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

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

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

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頤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

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

秦秦將吏外畔

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內發亂作

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故曰兵猶火

也弗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是以倉

頡作書止戈為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

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

昌邑哀王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

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

亂原

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

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者並附於古注之下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昌邑哀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必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漢書六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鷟縣開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嚴助傳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

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

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

得先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
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
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
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
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
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
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
以義理之文師古曰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

嚴助

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

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
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抵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
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
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

曰言不臣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

屬於中華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

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摠也言摠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

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

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上曰太尉

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廼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

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

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

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

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

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

耆老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

三十一

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

之地劑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劑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師古曰劑與翦同張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讀曰豫

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

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

嚴助

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服虔曰侯

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

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

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宋祁曰一本近下有之字自漢

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宋祁曰已當作以吳越人相攻

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

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關便

大凡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

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

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

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

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

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

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

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

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

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

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夫子之法度

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

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

作奴婢名為贅子二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

在賈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四年不登三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也復音

扶目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

輿轎而踰嶺

服虔曰轎音橋梁謂溢道輿車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

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舟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

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嶺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旂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劉放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

殿助

亦未可全非

柁舟而入水

師古曰柁曳也音它

行數百千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

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

夏月暑

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

之欲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

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

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者耳

以

其軍降虜之上淦

蘇林曰淦音耿弁之弁師古曰音工含反

後復反

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

而又有擊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

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

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

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

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

歲助一

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

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

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

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

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

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

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

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

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人迹

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

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

不可以大船載食

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千界中

昭韋

曰越邑今鄱陽縣也

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

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

雖百越柰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柰字上有無字

且越人

力薄材

孟康曰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縣弱也言其柔弱如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

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師古

曰能堪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

五倍廼足

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

輓車奉饟

者不在其中

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饟亦餉字

南方暑澤近夏

瘴熱

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

師古曰蠱

毒也音壘。宋祁曰浙本生作蟲。

疾癘多作

○宋祁曰景本癘作灾

兵未血

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

師古曰舉謂摠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

弟甲弒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

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

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為藩臣

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

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

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師古曰樹植也

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讓字居者無

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

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

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

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火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宋祁曰越本無廼字

敬助

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

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

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

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二爻辭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
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
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之顏行文頴曰顏行者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
胡郎反。宋祁曰越本無死字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斯微輿衆也師古曰廡折新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曾有大野

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其區齊六生民之屬

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

曰千官猶百官也多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

御玩心神明秉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

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衣衣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宋祁曰監本注文無戶之二字

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

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濡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

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

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繫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

一日閑暇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

言王道其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之農夫勞而君立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

嚴助

子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

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

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

且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

踰嶺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

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

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王貞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南越王頓首

曰天子廼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

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

淮南王劉氏校本云錢本皇帝使中大夫玉上

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

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

年凶苗害衆師古曰苗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

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

敢助一

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主

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膏腴服

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

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

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

大乃九十四 西書七百一 卷之四 十三

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

政遺王之憂師古曰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

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然重難也

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

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

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九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

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

嚴助

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

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戾反今

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

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

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

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

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

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

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

關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

屯曹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

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

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

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

行身從使者入謝

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

勝服

師古曰服謂朝服也

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

願伏北闕望天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

嚴助

舉兵於治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

士卒罷倦

師古曰罷

讀曰疲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第餘善以

成其誅

劉氏校本云監本杭本越本誅作謀

至今國空虛遣使

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

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

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

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

見前

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

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

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

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

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

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閑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於

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劉氏校

廣助

本去住文無字上少苦字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

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

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闊焉

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師古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曰從音子容反

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

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
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晉灼
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
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
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
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也廷尉張湯
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
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嚴助

朱買臣傳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
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
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
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祁曰越本無富字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又待我
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

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

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

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

曰飯謂飲之音扶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

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

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

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邑

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朱買臣

帝甚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

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

罷赦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誣弘語在

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

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

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

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

朱買臣

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服虔

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使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劉氏校本云注文長吏當作長史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

大三元

古學

卷之四

七

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廢吏乘駟馬車來

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

曰傳音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

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

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

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飯居一月妻自經

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

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

朱買臣

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

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

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

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

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

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

曰言不動容以禮師古曰致買臣深然常欲死之死以害之

○宋祁曰越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

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傳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

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孟康曰格

法曰籥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

曰乘至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

吾丘壽王

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劉氏校本云監本杭坐

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

門供養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

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

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

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

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

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為

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

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摠二任故

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

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

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

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

師古曰引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

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

言官重

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

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

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

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

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

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

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

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

大司馬

抗傲巧詐並生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

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

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

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耰鉏耨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耨馬耨也挺大杖也耰音憂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音大鼎反言不

重言也

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

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此者并以譏公孫弘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

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

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

大云云

執執射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

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

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

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愚聞

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

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

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

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師古曰增事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

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

以難丞相弘弘誣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

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

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

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相則古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濡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傳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

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晚迺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

相與排償不容於齊家貧假貳真無所得師古

曰真音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土得反

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

將軍師古曰衛青。宋氏校衛將軍數言上上

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

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

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善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同禮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

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孳者獮應殺氣也振

整旅無也獮音先伐反且怒者違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
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
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

李奇曰

李奇曰不可和調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

心匈奴

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

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阻澤而鹹鹵

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

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

船也起以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音晚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

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

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饒字女子紡

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

主父腹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

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

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云于

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

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

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略人畜也上自虞夏

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

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

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

常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易已利若章邯之比也。宋祁曰注文市當作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

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生文櫃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師古曰

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條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

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

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

各在何處。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迺拜偃樂

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

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牙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度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

漢文選

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王卿大夫也師古曰五鼎烹之謂被鑊烹之誅○宋氏校本云注文烹之誅街

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稱之

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

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

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

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

出弘遠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

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為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

曰師古曰數賓也數音所具反始齊人時昆弟不我衣食賓

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

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

復入偃之門廼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

○宋祁曰越本告作以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

死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

其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
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以關即
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
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
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
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
除其郡入○宋祁曰偃本齊惠非誅偃無以謝天

下廼遂殺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
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
為長者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劉氏校本云錢本無郡字

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

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

乘之尊尺土之地

○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身非王公大

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

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

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

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

乘

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

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

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

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

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

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也况三晉之

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治也

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

踵而身為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

吳楚是也况羣臣百

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

登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宋祁曰折本無數字

民多窮困

重之以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

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

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

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

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

金石絲竹之聲不

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名何必夏子俗

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之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

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

禹湯之名不難侔劉氏校本云監本抗木越本作湯文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立

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

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此陛下之所

漆樂

服也師古曰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

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

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